

贾平凹 走虫

散文新作
日记暨

...再...
...沈副...
...他...
...
...送笔

十一月四日

...提议...
...但...
...挺多...
...争...
...一...
...到...
...一堆乱石...
...这...
...我...
...不知...
...顺...
...也...
...天



贾平凹
走虫

日记暨
散文新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虫:贾平凹日记暨散文新作/贾平凹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

ISBN 7-5006-2494-8

I. 走… I. 贾…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381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7.5 印张 3 插页 145 千字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11.50 元



贾平凹 1996 年初在上海

目 次

自序.....	1
---------	---

江浙日记

江苏日记.....	5
浙江日记	55
江苏见闻	90
怎不忆江南.....	108

散文新作

游 记

走进塔里木.....	115
国山.....	122
二胡.....	126
缘分.....	130

走出.....

夏河的早晨.....	135
再见范炳南.....	138

随 笔

茶杯.....	140
吃烟.....	142
饮者.....	144
美食家.....	147
小楚.....	154
手术.....	156
十一篇书信.....	159
答人问樊.....	166
惜时.....	167
友人杨毓荪.....	169
拓片闲记.....	171
《美文》三年.....	173
《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	177

述 评

四方城.....	180
叶炳喜的书法.....	183
读马海舟书画.....	186
喜欢张和的画.....	189

阿明的幽默·····	192
十幅儿童画·····	194
名角·····	205
观李梅演戏·····	211
小说孔明·····	214
丹舟的诗·····	215
五人集序·····	218
《白夜》后记·····	221
《土门》后记·····	227
石杰评论集序·····	232
《欧美小说记叙风格选集》序·····	234

自序

商州的农民把人说成“走虫”，说得好，是一条虫，又能走，一生中不知要走过多少地方！几年以前，我哪里也不去的，罩窝的鸡；这二年天南海北走遍，走乎其所不得不走，止乎其所不得止，走的是狮虎，也走的是蝼蚁。这本集子多半为近来走过的记录，少半的收了那些平日懒散写的短文章。

出版《走虫》为的是已经变灭了的走程，在集前写这几句话，也为了这本书的文字变灭。

1996年12月

走出.....

江浙日记

走出.....

前 边 的 话

四十三年间，我曾作过无数次的日记，但每次记到十天左右，便生懒惰，愈记愈少，最后到了每日只写“无事”，自己厌烦自己，就作罢了。公元一九九六年初，也即是阴历乙亥年的冬日，受中宣部、中国作协安排赴江浙生活，下定了决心要作日记，为这一段日月留下资料，一是将来易于作汇报，二是随时录下感受，既可练手，又可静心。庙里的和尚敲木鱼，除了传递信息，那一声一声的“笃笃”里，也好一心念佛，不生他想吧。

作 者

江 苏 日 记

一月十二日

早晨起来，天下起了雪。下起了雪好！入冬一直干旱，西安病毒性感冒流行，差不多家里都有一个两个病倒的，虽然千注意万谨慎的，屋里还熏了醋，母亲还是卧床数日，不

走出、……、

进汤水，挂了三天吊针，病情也刚刚好转，昨夜还听到她的咳嗽声，这雪一下，我就可以放心去了。披衣过来，母亲和陈每已在厨房包饺子，陈每的右眼上还沾着一些面粉，看见我，上齿咬着一点下唇，默默地笑。家乡的风俗，由母亲带进城来，也成了我家的风俗：出远门要吃饺子，意在囫囵囫圇地走，无牵无挂。

可我怎能无牵无挂呢？数月里等待北京的消息，只说今冬是要免了，几日前忽接到作协张锲的电话，要我务必十三日前到京，这几天忙乱地料理单位上、家庭里以及许许多多社会和写作方面的杂事，人累得几乎要趴下来。一切该放下的都放下了，不该放下的也得放下，但最后仍揪心的是母亲的病。

母亲把煮好的饺子端给我，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母亲从来是不理会大事而只管小事，我吃饱了她仍还是要我再吃，我又吃了一颗，说：“今早感觉身上轻省吗？”她说：“头不重了……这雪一下，要全好了！”我告诉母亲：我不能亲自陪她去医院镶牙了，但已经安排好了人，现在满口没牙，多吃些软东西，饭后活动活动可以增进消化。家里有暖气，出门进门注意增减衣服，防备再染感冒。用煤气要特别小心，每次检查关了总闸没有。热水器里要勤加水。来任何人不要輕易开门，隔着防盗门就说我出差去了，有什么事让二三十天后再来。身体一有什么不舒服，就去楼下找我的同学，他会打电话叫医生的。母亲只是点头，眼睛似乎有些潮。陈每就忙在一旁打趣，尽量活跃气氛。她的父亲才去世十天，我又吩咐除了陪她母亲外，有空也过来陪陪我母亲说话。母

亲说：“天寒地冻的，你能不能不去……”陈每说：“你儿现在是朝廷命官嘛，他能不去？！”母亲摇着头，就去佛像前烧香，口里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我对陈每说：“什么朝廷命官，你别瞎说！”陈每说：“不是朝廷命官了，那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正笑着，门被敲响，进来的是一些同学和邻居。他们是看了今早的报纸，知道我今日要去江浙，特来送行的。报纸上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昨日上午，市宣传部举行了一个小小欢送会，崔林涛书记及政府、人大、政协、省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都参加了。崔书记是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关心着我的生活、身体和创作，他又在会上讲了长长的一席话，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我感激着这些领导，也感慨着这种待遇。到昨天晚上，一拨一拨文学朋友来看我，他们要为我举行个送别晚宴什么的，我拒绝了，只把照顾母亲的事一一托付他们。现在，我借居于西北大学的这间小小房间里，留校任教的同学和邻居坐得满满当当，七嘴八舌地询问和叮咛，他们担心的是我的身体，是我的饮食习惯和语言障碍。有人就笑着说：“活该你写《废都》《白夜》，这下好了，发配那么远的……”这话难听，未等他说完，我挥手就说：“这你胡说！”生活是创作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西北呆得久了，去江南看看，岂不是难得的幸事，就说发配，哪有发配到天下最先进最富裕的地方去？！陈每便说：“有个故事，说过去一个人不吃肉，部下犯了事，他的惩罚就是让吃肉。——如果真是这样，我天天盼着受罚哩！”大家都笑了起来。末了，他们帮我收拾了行李，临走时，

走出、、、、、、、、、、

说：“祝一路顺风！”陈每又说：“坐飞机不能说顺风的。”大家便说：“一路顺利！”笑笑去了。

四点的飞机，两点离家往机场，同行的宋丛敏一进门说走，母亲就穿外套，戴帽子，要送我。老宋赶紧挡住，说外边风大雪大，不要送了，我也随手把门拉闭，匆匆下楼而去。

单位的车停在楼下，雪淋得人眼睛睁不开。

到北京，北京竟无雪。作协书记处高洪波以及翟泰丰和秘书王海燕、张锲的秘书秦友苏等在机场迎接。洪波是旧友，数年不见，格外热乎，但他又粗又高，站得太近，我就自惭形秽了。那一年开政协会与冯骥才照像，照片如一幅漫画，便有人指点，与高个人一起，一定得保持距离。今夜从候机室到停车处，我和洪波就是隔着走的。这么走着，自己也觉得好笑，灯影处里“啃”的一声，老宋还问：“你怎么啦？”我说：“拿破仑是一米五吧？”老宋莫名其妙。车是径直开往和敬公主府的，这里做了中纪委招待所。数年来京住过一次，今又来住，只是想与那公主有缘呢，公主是什么模样无法想象，个头估计不会是多么高的。府宅深广，知道住宿楼是在后院，进去楼却拆了，月明星稀之下，楼前的那棵老棠梨树还在，不禁生一份伤感出来。树一老便有精灵的，仰头默默地向它问候，一片枯叶便落下来。接待吃饭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位叫赵翼如的，当年在南京见过，依旧同约，去白魁老店，吃一种豆腐，基本上是豆渣做的，少见有味美。饭价也颇可观，老宋暗中咋舌，我悄声说：“不贵，除了菜，这店名也该值五十元，店里仅开这一桌，幽静值五十元，有老朋友相聚值五十元……”老宋笑道：“还有秀色……”我没有接

话，问赵翼如，南京方面的气候如何？赵一一答了，却担心我去江浙语言不通。我请她说一句老家话，她说了，一堆莺歌燕语，我听懂了两个字，她竟说：这两个字你也听错了！

一月十三日

一早，张镠来和敬府接我去文采阁。他明显有些老了，但样子更像了毛泽东。这次南行，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的点子，具体与我联系的是张镠。车驶到文采阁，翟泰丰、王巨才、施勇祥等作协领导已在那里等候多时，还有《文艺报》的记者贺绍俊。受领导的接见，也是南行前的送行吧，各位领导都讲了话。翟部长大致讲了三层内容：一是充分肯定了我和我的创作；二是对这次江浙之行和今后我的写作寄予厚望；三是下去开拓视野，自己总结自己。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社会上早有传言，说这位领导是工作狂，两次见面突出的印象是精力过人，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不知怎么，见到他总想起那个马拉多纳。为安排这次南行，他费了许多心血，亲自打电话、写信给江浙的地方领导，又写长信给我，使我在《废都》之后漫长的孤独苦闷中，深感到一种暖意。但我口笨，竟无以说出一套感谢话来，在这样的场合里只显出一副呆相。会后正要吃饭的时候，翟却接到电话，部里要开会，便匆匆离去。这似乎使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张镠说：“这是常事。”席间大家谈说起翟的工作作风和作协领导班子的生活节奏，简直使我大吃一惊。他们

走出、、、、、、、、

忙得几乎没个在家的半晌，王巨才书记出差途中接到通知来京上任，一千半年了还未回原籍省城去看看家人。官做到这个位份上，其累也是寻常人难以想象和相信的。饭菜很丰盛，“文采酥”也极好吃，我多吃了几块，张镗说：“给你带些晚上吃。”我说：“撑得这么饱，晚上也用不着吃饭了！”张镗说：“北京还有什么事，下午抓紧办，明日上午我陪你们去南京！”我万没想到他会陪我去江南，一时倒愣了。张镗说：“得把你在那儿安排好才放心嘛！”

下午无事，在小院里看一棵老桐树。北京城里有许多这样的老树，我把它们视作老者，背靠上它，顺着树干往上看，干硬的枝桠在墙头屋檐上高指天空。后来打电话想趁机讨要《白夜》的稿费。电话打不通，老宋取笑我怎么老是拿不到钱，《白夜》又出现两种盗版本。对这类事，我已经愤怒得没愤怒了。

黄昏，李廷华夫妇得知消息来看望，硬要接我们去他的住所。李是陕西人，来京临时在《书法》杂志社做事，借居于东四一条胡同中的旧宅院。宅院明显是昔日的大户人家，但全然败坏了，偌大的厅房西厢里，唯有一床，一桌，一凳，和一炉一壶，格子门窗厚厚地糊着纸，一角在风中嘶响，煤炉火旺，烤着焦黄的烧饼。但李氏夫妇十分乐观，大谈人到四十多岁的苦难，和在苦难中的乐趣，便在炉上用炒瓢煮面条，用碗喝白酒，又拿出写就的古体诗念了我听。念到“疗饥自有三文治，遣兴莫如二锅头”，我说：“好！”在豪华京城的一条窄胡同里，在待拆的旧宅院里的冬季，四十多岁的夫妇夜夜以纸堵窗，拥炉而坐，吃挂面，作诗文，享受的是人生的